

王占君 著

双美恨

双 美 恨

王占君
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六年·沈阳

双 美 恨
Shuangmei Hen
王占君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社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54,000 开本: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: $7 \frac{3}{4}$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9,500

责任编辑: 鲁 野

插 图: 黄安石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统一书号: 10158·1016 定价: 1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两篇反映青年爱情生活的中篇小说。

《双美恨》中的聂品超系某县委书记之子。他依仗权势为非作歹，并以县报记者身分玩弄女性。他心肠狠毒，手段恶劣，致使一名美貌的女演员和一名貌美的女工人双双受害，造成终身遗恨，悔之无及……

《异国游梦》中的柳如嫣是一名待业女青年，当她被分配到环卫局当清洁工时，恰好其从前的男友杨若水从美国回来探亲。杨要带柳去美国结婚定居，柳则正中下怀欣然愿往。杨回到美国以后，不幸遭到破产，求借无门，致使柳走投无路落入了富翁威尔逊之手……

这两篇作品不仅有其曲折明快跌宕多姿的故事情节，也有其色彩斑斓花花世界的生活画面。展卷卒读，则必余味无穷。

双 美 恨

第一回

妙龄女郎庭院遇险

风流公子剧场惊艳

银盘似的一轮明月，从天边冉冉升起。县委副书记聂守忠家的三合院里，洒满了清凉的银辉。菱形的花坛，砖砌的甬道，枝叶茂密的葡萄架，和站在架下的孔娜，都仿佛披上一层淡雅的轻纱。屋内无人，尚未开灯，庭院里静极了。只有墙脚下的蝓蝓发出有规律的叫声，还有微风拂动葡萄枝叶时的“沙沙”声。孔娜一动不动，似乎陶醉在富有诗意的境界之中。月光如水筛过葡萄架，在她身上投下了许多闪烁跳动的光影。她的心头，也跳跃着无数变幻不定的光斑。此刻，这个在月光下亭亭玉立的舞蹈演员，正在为自己的婚姻大事憧憬畅想。

孔娜哪里知道，一个黑影已悄悄从厕所中闪出，在背后接近了她，并且伸出了罪恶的黑手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孔娜恰好转过身，她猛然发现一个黑影扑来，如同《天鹅湖》中的妖怪。孔娜“啊”地惊叫一声，黑影已将她扑倒。一股令人作呕的酒气，混合着臭牙花子味的喘息，喷向孔娜的面门。黑影用身体压住孔娜，不容她喊第二声，便迅速将一方毛巾

手帕塞入孔娜口中。可是黑影万万没想到，孔娜狠狠一口，几乎把他的食指和中指咬断，黑影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。十指连心，他是真疼啊！孔娜感到，牙齿已碰到了骨头，口腔里留下几滴苦咸的粘液，很可能是血。搏斗中，孔娜想认一下歹徒的面目，但是，黑影连头带脸蒙一条女人用的黑纱巾，休想看清他的长相。黑影抽回被咬伤的右手一愣神的工夫，孔娜猛地用双手一推，黑影没提防跌个后仰。孔娜学舞蹈练的基本功此刻也用上了，她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。并且大喊一声：“来人哪！抓坏蛋呀！”黑影几乎同时跳起，本想二番再把孔娜按倒。但他做贼心虚，孔娜一喊，他急慌慌夺门逃跑了。

孔娜见歹徒逃走，急忙过去关上院门，用身体紧紧靠住。这会，她似乎把全部力气都用尽了。她自己都难以理解，方才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和勇气。

孔娜想，这歹徒是谁呢？竟敢到县委书记院中做案？而且又是刚刚入夜不久，这真是胆大包天了！她打算到派出所报案，手触到门拉手又停下了。心想，报案后传扬出去，难免满城风雨，添枝加叶。人们若给你增加一些情节，你便浑身是口也分辩不清。那样一来，聂品超怎会相信自己，婚事十有八九就可能告吹。孔娜权衡利弊，觉得还是隐忍不发为妙。因为她好不容易才处上了这个百分之百满意的对象，无论如何不能出偏差呀！

孔娜是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。论年岁，刚二十许，堪称妙龄，也正是演员的黄金时代。论相貌，这个在旅顺口长大的滨海姑娘，在有三万多人口的西辽县城里，可算是百花丛

中的一朵牡丹。论演技，她是省舞蹈艺术学校的高材生，未毕业就被借到了省歌舞团。在省歌舞团出访亚、非、欧时，在回国后于首都的汇报演出中，她都大显身手崭露头角，使得许多舞蹈界的老前辈都刮目相看。发表在省报的一篇评论文章，称她为“舞坛上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”。正当她暗暗发誓，要在全中国舞坛夺魁，争取成为举世瞩目的舞星时，“命运”却同她开了个玩笑。由于上级决定选派优秀演员，加强这个全省唯一的县级文工团，她竟然来到了这偏僻的西辽县。她虽然不情愿不安心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也只好认命，安于这既成事实了。

在这里，只有一点可使孔娜得到慰藉。她是文工团板上钉钉的第一主演，是至高无上的艺术权威。不论是县委领导，还是一般同志，都得对她高看一眼。这使她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。但是，青春年华不可避免麻烦，却深深地缠绕了她。由于孔娜惊人的美丽，便自然成了许多未婚男人的追求目标。她经常会接到相识或不相识青年男子寄来的求爱信，写情书者，有工人、店员、教师、机关干部、青年军官，也有她的同行。信上的语言，有真挚的，热辣的，缠绵的，直率的，赤裸的，还有竟是令人肉麻的。对于这雪片般飞来的求爱信，她有两种感受。一是感到满足，她为自己能使这么多男人倾倒而得意。基于这种心理状态，她倒愿意看到更多的求爱书束，以得到精神上的刺激与安慰，但是她还感到厌烦，她讨厌所有的求爱者，认为这些人全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基于这种心理，她把成打的求爱信撕碎，诅咒写信者手指头全长疮，再也不能拿笔。

孔娜的心情是复杂的，她好比是一枝初绽的鲜花，既希望有数不清的蜂蝶围着她翩飞，又不愿真有一只蜜蜂随便落在花心，采食那甘美的花蜜。对于男朋友，她心中有一把条件极为苛刻的标尺。按这把标尺，就是在沈阳和大连，也得费点力气挑挑拣拣，何况西辽县这个与北沙坨子相连的穷乡僻壤。按孔娜的想法和愿望，男方必须是大学生，也在文化宣传部门工作，和她能有共同语言。长的必须英俊，举止要风流潇洒落落大方，年龄不能大过她五岁，父母要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，又没有家庭负担。而且还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，以便结婚蜜月时能带她周游全国，婚后也有充裕的经济条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对于在西辽县交男朋友已经绝望了。可是，就在不久以前，一个完全合乎她要求的青年男子，竟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那是在“五·一”晚会上，孔娜在表演她最拿手的“霓裳羽衣舞”后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她回到后台正在卸妆。突然刺眼的镁光灯一闪，刚巧把袒胸赤膊的她摄入了镜头。孔娜十分恼火，想狠狠训斥对方几句，并要把胶卷曝光。当她怒冲冲站起来，看清面前站着的人时，不禁有些惊呆了，真好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站在面前的，竟是一位俊秀文雅的青年，孔娜禁不住把对方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一番。只见他上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。上方下圆粉中透红的一张脸，眉毛黑而不重，状如柳叶一般。一双眼睛大而有神，仿佛两颗明星在眼窝里闪光。嘴呈新月形向上弯起，使得他脸上总是浮着微笑。穿一身刚刚在大城市试销的咖啡色经编西装，足登最新款式的男半高跟皮鞋。他满面春风，仪表非俗，

举止大方，风度翩翩。孔娜不由想起了古代的美男潘安、宋玉、曹子建……

“孔娜同志，您好！”对方见她许久不语，先开了口。

孔娜被对方的话唤醒，感到有些难为情，她把目光移开：“同志，您认识我？”

“当然。”对方用充满赞美感情的语调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您是全省著名的青年舞蹈艺术家，我国舞坛一颗璀璨耀眼的新星，我怎能不认识呢。”

对方不仅谈吐有致，而且又给予她那么高的评价，孔娜感到心头热乎乎的。

对方不等孔娜开口又接下去说：“我在沈阳看过您主演的《天鹅湖》，您演出五场我整整看了四场，其中有一场因为学校团委开会我才没看上，至今尚觉遗憾。看您的演出，真是一种极高的艺术享受。您的表演明快、流畅、优美、自然，可以说是炉火纯青，天衣无缝，登峰造极，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。任凭是什么样的观众，只要一看您的演出，就必然会被迷住。”

孔娜觉得自己的脸上的温度开始升高，对方的语言，就象一滴滴蜜糖溶入她的心田。她感激地报以甜蜜的一笑，嘴里不得不谦逊几句：“您太过奖了，我跳得不好。”

“不，观众是最公正的评论家，您应该接受观众的衷心赞誉。我觉得，说您是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，在文艺春天里开放的一朵最美丽的奇葩，那是当之无愧的。我认为，把《辞海》中所有最好的形容词全奉献给您，也不足以形容出您卓越艺术才华的万分之一。”

“您的话我实在不敢当。”孔娜眼中闪烁着兴奋喜悦的光彩。

对方见这些话获得了孔娜的好感，越发说开了：“方才，我有幸欣赏您表演的‘霓裳羽衣舞’，您那优美舞姿所产生的意境，使我仿佛如唐明皇置身广寒月宫，饮着桂花美酒，在观赏嫦娥轻舒广袖。”

孔娜脱口说道：“您简直是在做诗。”

“我还要写评介文章。”他有意透露说：“在您演出时，我已从不同角度给您拍下多幅剧照，这些很快会在县报上发表。同时我还准备写一篇全面评介您的文章，除在县报发表外，还要争取在省报和《舞蹈》杂志上刊登。所以我想全面系统地了解一下您，需要同您做几次深入细致的交谈。”

“您是？”孔娜想，这人不但容貌出众，而且文采飞扬，不知做何工作？家庭情况怎样？

孔娜一问，对方从容不迫地取出一个蓝皮证件，在她面前展开：“我叫聂品超，是县报记者。”

“啊，原来您是记者！”孔娜脸上笑开了花。

“孔娜同志，您有时间吗？”

“有，有！”孔娜忙不迭地答应，“您要采访，什么时候都行，谈多长时间都可以。”

“那，我们现在就谈谈好吗？”聂品超试探着问：“这里太嘈杂，我们到外面边走边谈。”

“好的。”孔娜愉快地同意了：“请稍候片刻，我换好衣服。”

聂品超点燃一支烟，慢慢吸起来，偷眼打量着换装的孔

娜。明亮的灯光下，孔娜修长的身段越发显得苗条。乌黑闪亮的短发，柔软而又天然弯曲。粉白的前额上，似乱非乱地蓬散着刘海。在那双弯弯的秀眉下，缀着晶如点漆顾盼撩人的美目。端庄的鼻子，红润的小嘴；整齐洁白的牙齿，粉红细腻的脸蛋，都在扩散着迷人的魅力。上身换上了雪白的薄如蝉翼的半透明提花丝的确良半袖衫，十分合身得体。下身是刚过膝盖的湖蓝色涤纶绸短裙，使她更增添了几分妩媚。短裙下裸露的一双小腿，和手臂一样白皙。她的脚上，是一双浅棕色 高跟皮凉鞋。六公分高的后跟，使她不得不把那丰满的胸部挺得 越发显得突出。聂品超觉得上妆 的孔娜动人，卸妆的孔娜更动人。他简直难以自持了。幸好这时孔娜已经打扮完毕，他们并肩一起走出了剧场。

西辽县的五月，正是春浓时节。杨柳在轻爽的夜晚中，舞动着新绿的枝条，一坛鲜花和满坪碧草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。两个人各揣心腹事默默无言地走了一程，来到街心花园的条椅上坐下。

还是聂品超先开口：“小孔，你不是在省歌舞团吗？怎么到了这里呢？”

“别说了，”孔娜显然还有满腹牢骚，“打倒‘四人帮’后，省委决定恢复西辽县文工团，并要求从省里选派优秀演员加强充实，就把我调到了这个不毛之地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聂品超略一思索说，“小孔，凭你的水平，在省里不说数一数二，也是名列前茅。到这里是可惜一些，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。来西辽县有不利的一面，也存在有利的一面。省团里群英荟萃名家辈出，论资格你很难

排到前面，当主演的机会恐怕很少。而在这里，你则是帅旗一面，鹤立鸡群，沙石中越显明珠的光辉，野花丛里方知牡丹的华贵。在这里谁也没资格与你竞争，入党、当劳模、选代表等项荣誉你都能唾手可得。总的来看，到这里还是利多于弊。”

孔娜嫣然一笑：“你真会说话。”

“我对你是畅所欲言，不隐瞒观点。”聂品超显得非常近乎，好象他们是无话不谈的老相识。

孔娜终于忍不住问起了他的身世：“小聂，你是什么时候到县报社的，过去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？”

“我到报社上班才一个星期，当然你不认识我了。”聂品超告诉她，“我是在文革期间，被选送到辽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大学生。去年毕业分配到广宁县一个公社中学当语文教师，在穷山沟里可吃了不少苦头。幸亏妈妈劝通了爸爸，才把我调回这里，安排到县报社当了记者。”

“这么说你爸爸好有本事呀。”孔娜急切地想知道聂品超的家庭情况。

聂品超欲扬故抑地说：“能有啥本事，不过是个七品知县。”

孔娜双眼一亮：“啊！县委聂副书记是你父亲！”

“什么书记不书记，就是聂守忠同志吧。”

这一夜，孔娜失眠了。聂品超的形象，在她脑海里怎么也赶不走了。这是个百分之百符合她选择对象标尺的人，而聂品超对她也是一见钟情倾心爱慕。从此，他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。而且象入伏的气候一样越来越热，确实已达到了热

恋程度。

今天下班前，孔娜接到聂品超的电话，约她晚饭后到聂家相见，然后一起去电影公司看内部放映的外国故事片。孔娜七点钟准时来到这里，只有聂品超的妹妹聂品晶一人在家。

聂品晶今年二十四岁，年初才到县城派出所当民警。她知道孔娜与哥哥的关系已发展到相当程度，已经把孔娜当嫂子对待了。孔娜一来，她热情地让座沏茶还觉不够，又让孔娜先给照看一下门户，她抓起一个网袋上街去买水果。

月光如水，清辉似银，花影轻摇，微风阵阵。孔娜一个人伫立在庭院中，不由想起上星期晚上发生的那件事。聂品超与她在河边花园漫步留连，当绕到一处僻静的树丛中时，聂品超突然把她紧紧抱住了，而且迅即把手伸进了她的胸衣……对于这种迅雷不及掩耳式的突然袭击，孔娜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。她感到惊慌，又感到一种生理上的满足。但姑娘的自尊心终于驱使她从聂品超怀抱中挣扎出来。她的心跳得厉害，脸和耳朵都发烧，并且不敢看聂品超，仿佛是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

聂品超心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，他轻轻抚摩着孔娜柔嫩的手说：“我们结婚吧！今年国庆节，旅行结婚。”

这个要求又是提得太突然了，孔娜一时间又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聂品超进一步说：“我们从大连乘船，经水路去上海，再到杭州、苏州、无锡、镇江、南京，然后从北京返回，我保证让你度过最愉快最幸福的蜜月。”

在聂品超一再催促下，孔娜含羞回答说：“我给妈妈写

封信，把你的照片寄去，要是妈妈不反对，那就……”

如今，信已发出一个星期，母亲为何还未回信呢？但孔娜自信，她为母亲挑了个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，母亲一定会同意。

花香浓如酒，“月上柳梢头”。孔娜在遐想中不觉心驰神往，恍如与聂品超荡舟西子湖上，携手剑池虎丘，漫步莫愁湖边，偎傍鼋头渚畔……谁知，就在这时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歹徒，不但打破了这美妙的意境，而且她还几乎吃了大亏。孔娜靠在院门上，过了好一阵依然惊魂难定。她越想越害怕，似乎随时都会再发生新的危险，觉得应该关上院门，这样才会保险。可是，她刚把身体挪开未待推上门栓，又有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突然闯进来。孔娜吓得惊叫一声，一个后仰坐在了地上。

第二回

辛爱国登门求资料 聂品晶上房追盗贼

闯进来的人个头不高，头发乱蓬蓬好象从未认真梳理过。五官很平常，脸也似乎没洗净，乍一看象是四十开外的人。其实他才三十岁，是县锅炉厂的锅炉工，这从他穿的那身沾满煤灰的工作服上可以得到证明。他见孔娜吓得摔倒在地，感到自己冒失了，有些手足无措，想上去扶又不敢，脸憋得通红：“你，没跌坏吧。”

孔娜定定神，看这人象个憨厚老实的农民，显得很拘谨，不象方才那个坏人，心中稳定不少，站起来问：“你，干什么？找谁？”

锅炉工名叫辛爱国，往院里走了几步，他见孔娜怀有戒心地往后退，就自觉停下了：“我找卫馆长。”

“卫馆长？”孔娜想起来，聂品超的母亲卫芝，是县图书馆馆长，就说：“她不在家。”

辛爱国见对方如临大敌严阵以待的样子，沉吟一下说：“好吧，我等一下再来。”说罢转身走出去，并随手带上了院门。